

40061
:22



宗鑑法林卷六十四

白水仁

天童啓

九峰滿

華嚴靜

幽棲幽

北院通

洞山全

峴子

大光誨

九峰虔

涌泉欣

卷六十五

雲蓋元

南際一

覆船薦

雲門晏

鳳翔柱

張拙

洛浦安

蟠龍文

韶山普

上藍超

四禪

太原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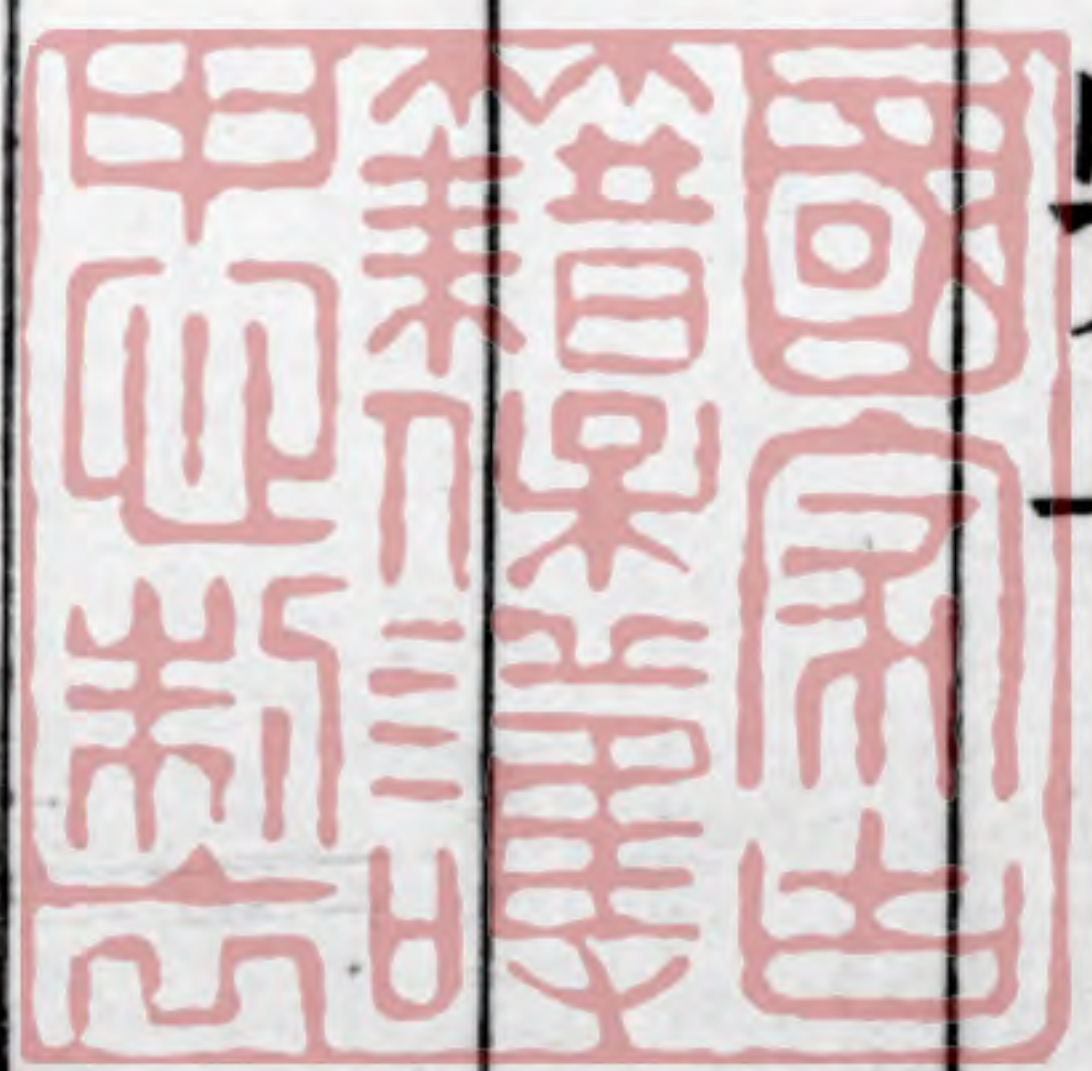
天蓋幽

三角珪

投子溫

牛頭微

卷六十六



同安丕

歸宗暉

嵇山章

佛日空

朱溪謙

雲居簡

新羅住

金峰志

曹山霞

荷玉慧

育王通

蜀州禪

卷六十七

護國激

黃檗慧

廣德義

石門蘊

報慈嶼

含珠哲

谷山緣

白雲藏

禾山殷

同安察

新羅巖

新羅珠

新羅嶺

青峰楚

永安靜

木平道

郢州泉

文殊

同安志

薦福思

太陽堅

廣德延

石門徹

淨衆信

卷六十八

梁山觀

雲頂敷

廣德周

太陽玄

投子青

興陽剖

福嚴承

芙蓉楷

宗鑑法林卷六十四

集雲堂編

大鑒下六世

高安白水本仁禪師

洞山价嗣

垂語眼裏著沙不得耳

裏著水不得僧便問如何是眼裏著沙不得師曰

應真無比曰如何是耳裏著水不得師曰白淨無

垢

天童覺云白水老人可謂大而無外小而無內具足
千變萬化祇箇赤手空身不受一滴一塵直是滿眼

滿耳還見麼立足無閒地知心有幾人

白水上堂老僧尋常不欲向聲前色後鼓弄人家男女何故且聲不是聲色不是色僧便問如何是聲不是聲師曰喚作色得麼曰如何是色不是色師曰喚作聲得麼僧禮拜師曰且道爲汝說答汝話若向者裏會得有箇入處

翠峰顯云白水也甚奇怪要且貪觀天上旣非聲前色後且作麼生入 雲居舜云白水旣已入艸者僧又落溪村然則陽春雪曲時人難和邨歌社舞到處合得著 大瀉秀云白水祇知橫干不會豎百如何

是聲不是聲莫逐音響如何是色不是色莫逐青黃且從伊向聲前色後覓箇安身自然別有生涯 徑山杲云白水將一串雲居子換卻天下人眼睛卻被者僧將一條斷貫索不動干戈穿卻鼻孔雲居恁麼道是則也是未免隨搜搜杲上座不惜眉毛爲諸人說破聲不是聲色不是色馬後驢前神出鬼沒雪曲陽春和不齊村歌社舞且湑湑以拂子擊禪牀云者箇決定不是聲復舉起云者箇決定不是色畢竟是箇什麼喝一喝云此時若不究根源直待當來問彌勒 廣教玉云老僧尋常不欲向聲前色後鼓弄人

家男女曾爲浪子偏憐客自愛貪杯惜醉人何故要
且聲不是聲色不是色綿包特石鏡裏泥團如何是
聲不是聲金將火試喚作色得麼擔枷過狀如何是
色不是色不到烏江不盡頭喚作聲得麼重言不當
吃且道與你說答你話兩段不同收歸上科有人辨
得曲不藏直許你有箇人處誤賺人不少復云古人
恁麼提唱喚作嚼飯餒嬰兒汝等直下埽破逃雲豁
開慧日不妨於聲色中起倒聲色中坐臥立地見它
本仁和尙爲人處 牧菴密云白水老漢祇有閉門
作活之謀且無冒險衝鋒之用者僧雖有冒險衝鋒

之用且無閉門作活之謀以致此話不圓今日路見
不平要圓此話去也有問如何是聲不是聲對道徧
界不曾藏如何是色不是色對道迅雷不及掩耳若
向者裏緇素得出則一切聲是佛聲一切色是佛色
脫或不然鵲來頭上語雲向眼前生

色自色兮聲自聲新鶯唬處柳烟輕門門有路通京
國三島斜橫海月明

丹霞淳

聲出虛色生無聲前色後轉塗糊間不容髮安可名
模堂堂圓應沒錙銖巧張爐鞴費分疎爭如棒下無
生忍聞見馨香滿道途

圓悟勤

不是色不是聲隔簾櫳見把鍼人瞻風撥艸知何限
戶口門頭錯認真不韵音

明州天童咸啓禪師

洞山
价嗣

簡大德問學人卓卓上

來請師的的師曰我者裏一屙便了有甚卓卓的
的曰和尚與麼答話更買艸鞵行腳好師曰近前
來簡近前師曰祇如老僧與麼抵對過在甚麼處
簡無語師便打

天童華云啓禪師固是本分鉗錘塞斷天童口未得
在簡大德雖深入闡域要且未具透關眼

卓卓的的一屙便息老鼠舞三台貓兒吹感築烏龜

舉首唱巴歌一二三四五六七

承天宗

咸啓因僧問如何是應用無虧底眼師曰恰如瞎
一般

盲聾瘖瘂迴天真眼似看毛道始隣昨夜東君潛布
令黃鶯唬處綠楊春

丹霞淳

瑞州九峰普滿禪師

洞山
价嗣

問僧近離甚處曰閩中

師曰遠涉不易曰不難動步便到師曰有不動步
者麼曰有師曰爭得到此間僧無對師以拄杖趁
出

洞山瑩云爲人爲徹殺人見血固是九峰一片熱腸

可惜者僧不善爲客煩勞主人若是箇衲僧但向道和尚大似不會行腳管取者棒別有分付在

雲重重又水重重步不會移到九峰遠涉若還言不

易主人卻在半途中

雪巖欽

普滿因僧問十二時中如何合道師曰無心合道曰畢竟如何師曰土上覓泥猶自可波中求水實堪悲

牽驢飲江水鼻吹波浪起岸上蹄蹋蹄水中漿對漿

方菴顯

普滿因僧問如何是不遷義師曰東昇明月西落

金烏曰非師不委師曰理當卽行僧禮拜師便打僧曰仁義道中禮拜何咎師曰來處不明須行嚴令

拙文才云目明可以察秋毫理正可以分曲直九峰溪辨端倪頭正尾正祇如者僧禮拜又作麼生不向滄溟溪處去爭能釣得錦鱗歸

普滿因僧問如何是不壞身師曰正是曰學人不

會請師直指師曰適來曲多少

不壞身正是正是不壞身適來曲多少扭得鼻頭辛

石溪月

京兆華嚴寺休靜禪師洞山在洛浦作維那因普請白椎曰上間般柴下間鋤地時首座便問聖僧作什麼師曰當堂不正坐那赴兩頭機
泐潭準云華嚴雖臨時對答應用不失其宜然祇解順水撐篙不解逆風把柁當時若是準上座纔見伊道聖僧作什麼便打一椎云大衆普請罷首座當出院謹白且道因甚如此不見道一朝權在手看取令行時 昭覺勤云珠鑽九曲休靜可謂神功玉解連環山僧更資一路或有問聖僧作什麼但向道廓如明鏡當臺照不動形聲應萬緣

華嚴在洞山時問學人未見理路未免情識洞山曰汝還見理路也未師曰無理路洞曰甚麼處得情識來師曰學人實問洞曰與麼須向萬里無寸艸處立師曰萬里無寸艸處還許立也無洞曰直須與麼去

撥開淺艸露斑蛇毒氣熏蒸墜晚霞無奈乞兒伎倆別籃兒無底盛還家栗菴鼎

台州幽棲道幽禪師洞山在洛浦作維那因普一日敲鐘上堂大衆纔集師乃問甚麼人打鐘僧曰維那師曰近前來僧近前師遂打一掌卻歸方丈臥

投子青云然自急須逃古今皆有行窮絕處試問旁人
不識下情果然獲有既從相問急索端由不顧危
亡得它假難雖獲小利也是暗地傷人不為好手者
僧雖然失利蓋為自不守分致禍臨身未為分外然
雖如是終是平人橫遭羅網自有旁人證據在且道
證據箇甚事乃云東家不了西舍受殃復頌
驀路相逢借問由寸心莫便與它酬雖然重擔教人
代終是慚顏暗地羞
平地推人便喫交道人行處意何超分明月到梧桐
上不照梧桐照碧霄幻有傳

益州北院通禪師

洞山問夾山

目目前無法意在目

前不是目前法非耳目之所到豈不是和尚語山
曰是師便掀倒禪牀叉手而立山起來打一拄杖
師乃下去

法眼益云是它掀倒禪牀何不便去須待夾山打一
棒了纔去意在什麼處 愚菴孟云夾山好拄杖祇
是分付遲了待問豈不是和尚語驀頭便打此時北
院縱有神通也措手不及雖然北院待夾山打一下
始行是何意旨弄玉已隨蕭史去丹青畱與後人狂
北院在夾山見示衆曰坐斲主人翁不落第二見

師乃出衆曰須知有一人不合伴山曰猶是第二
見師乃掀倒禪牀山曰老兄作麼生師曰待某甲
舌頭爛卽向和尚道

萋萋芳艸憶王孫柳外樓邊悵斷魂杜宇頻呼山欲
雨重重香霧鎖柴門粟菴鼎

洞山道全禪師洞山因僧問清淨行者不入涅槃

破戒比丘不入地獄時如何師曰度盡無遺影還
它越涅槃

寶壽新云好箇師僧竟不知墮在無影坑中憑空以
爲究竟若不是洞山重布梯航何時復出得見天日

要識清淨行者麼東邊是要識破戒比丘麼西邊是
還會麼也是無事生事

京兆蜆子和尚洞山混俗閩中不蓄道具不循律

儀冬夏一衲逐日沿江岸採掇蝦蜆充腹暮卽宿

東山白馬廟紙錢中居民目爲蜆子和尚華嚴靜

聞之欲決真假先潛入紙錢中深夜師歸嚴把住

曰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神前酒臺盤嚴放手

曰不虛與我同根生

神前酒臺盤鐵彈大如拳一擊便粉碎不值半文錢

圓悟勤

神前撥紙問西來直截當機指酒臺赤膊袒肩頭面
禮禍從天降不成灾瞻堂遠

紙錢堆裏可憐生臭口纔開便葛藤蕩盡鬼家窮活
計至今古廟絕人行東山源

攙蜺撈蝦昧已靈那堪古廟著渾身擡頭那畔空狼
藉討甚多年鬼眼睛東野敷

潭州大光山居誨禪師石霜諸嗣因僧問祇如達磨是

祖否師曰不是祖曰既不是祖又來作什麼師曰
祇爲汝不薦曰薦後如何師曰方知不是祖

少林續燄事堪奇臘夜梅花雪後枝黃檗昔年曾有

語大唐國裏沒禪師丹霞淳

覲面全提少室令當機不薦過新羅清風樓上逢知
已撥動烟塵不奈何足菴鑒

筠州九峰道虔禪師石霜諸嗣因僧問祖祖相傳復傳

何事師曰釋迦慳迦葉富曰如何是釋迦慳師曰
無物與人曰如何是迦葉富師曰國內孟嘗君曰
畢竟傳底事作麼生師曰百歲老人夜分鐙

寂光影裏現全身貴異天然迴出倫家富奴兒偏得
力夜分燈火照西鄰丹霞淳

玉堂人靜苔墀冷一片虛凝月色寒何處笛聲驚夢

起醒來殊覺漏聲殘

元冥真

九峰因僧問承聞和尚有言諸聖間出祇是傳語
人是否師曰是曰世尊一手指天一手指地道天
上天下惟吾獨尊因甚喚作傳語人師曰祇爲一
手指天一手指地因此喚作傳語人

妙相圓明不可親奴兒婢子自殷勤指天指地傳尊
大也是傳言送語人

丹霞淳

虎驟龍驤越大方金聲玉振豈尋常要知尊貴深淡
旨臣相當途印不彰

觀濤奇

使臣傳旨日勤勤主上從來不視軍大抵天然君體

段陰陽變理罕相聞

天愚寶

九峰因僧問如何是學人自己師曰更問阿誰曰
恁麼便承當時如何師曰須彌頭更戴須彌

自家冷暖自家知祖意西來更問誰全體承當全體
是須彌頂上戴須彌

石溪月

到舍未須矜是主至親何用敘寒暄冠天履地尋常
事畧著絲毫便墮尊

位中符

九峰因僧問西天坐夏以蠟人爲驗未審此間如
何師曰頭戴午夜月腳踢黃金地曰此人還轉也
無師曰爭得不轉曰如何轉師曰今世已聞龍脫

骨

徑山琇云今日忽有問此間夏末有人得道麼但對道無云何謂無向道箇箇看毛橫眼上人人鼻孔大頭垂且道九峰是徑山是

午夜山房月色淡十分明白墮功勳撥開向上通天竅烟嶂重重不見人自得暉

金地團圓白玉輪蒼龍弄影過雲津祇今聚窟瓊田外水母親騎折角麟恨亭挺

九峰因石霜遷化衆請首座住持時師爲侍者白衆問首座曰先師道休去歇去冷秋秋去一條白

練去古廟香爐去一念萬年去明什麼邊事會得卽住持不會卽不可座曰明一色邊事師曰與麼則不會先師意在座曰但裝香來香烟斷處若去不得卽不會遂焚香香烟未斷座遂脫去師撫座背曰坐脫立亡卽不無先師意未夢見在

雲居舜云九峰祇具一隻眼南堂靜云要識虔侍者麼祇是急殺人底漢子要識首座麼祇是孟春猶寒仲春漸暖季春漸暄忽有人喚和尚和尚啞賴它喚一聲若不喚一聲念到臘月三十日也未了在開福寧云且道首座是會不會若道會侍者撫背云

先師意未夢見在若道不會其奈首座良哉快便擦
手便行且道利害在什麼處會麼路遠夜長休把火
大家吹滅暗中行 南華曷云透生死關高超物表
秉殺活劍獨據寰中若非智眼洞明未免扶籬摸壁
要會麼春蘭與秋菊各自一時榮 薦福行云大凡
本分法席肘臂欲其重非重不能權衡佛祖爪牙欲
其利非利無以開托人天看它石霜遷化首座侍者
各出一隻手扶持石霜宗旨直是光前絕後古今罕
聞諸人要辨來端各請拗折弓箭踢翻射垛來與老
僧相見 徑山杲云兩箇無孔鍊錘就中一箇最重

天寧琦云首座坐脫立亡侍者說黃道黑先師意
在鉤頭須信曲中有直若在臨濟門下三十棒教誰
喫來說是非者便是是非人 報恩琇云首座擔板
祇得一椽當時見道恁麼則未曾先師意在祇消道
吾不如汝管教九峰無地容身不見道爭之不足讓
則有餘 博山來云善建者不拔善辯者若訥首座
損其華填其實潔其操楷其式住持事業豈其然乎
侍者太煞逕庭不近人情還會石霜意也未總好與
三十笞帚 清化噫云者兩箇漢好似吳越人搖船
各使一邊石霜老人決未肯點頭在 象耳覺云宗

師行處如火消冰透過是非關全機亡得喪盡道首
座滯在一色侍者知見超師可謂體妙失宗全逃向
背殊不知首座如鷺鷥立雪品類不齊侍者似鳳翥
丹青不縈金網一人高高山頂立一人淡淡海底行
各自隨方而來同會九重城裏而今要識此二人麼
豎拂子云龍臥碧潭風凜凜垂下拂子云鶴歸霄漢
背摩天

世間何事最堪悲無孔由來是鐵錘爐冶不能烹得
破任教千古與風吹

保寧勇

帶角披毛異類身寒灰枯木眼中塵雖然未會先師

意爭奈臨行一著親

丹霞淳

雖然一箭定天山百戰場中出手難莫道古祠香火
斲神前自有酒臺盤

上方益

石人不怕師子吼須彌頂上翻筋斗滄溟竭盡正三
更生鐵崑崙崙雲外走

承天宗

石霜一宗親傳九峰香消脫去正脉難通月巢鶴作
千年夢雪屋人逃一色功坐斲十方猶點額密移一
步看飛龍

天童覺

一片虛凝絕謂情白雲消散彩霞橫行人莫怪貪程
速坐守寒巖異艸青

雲巖因

萬丈寒潭徹底清霜天午夜欲生冰釣魚要擲金鱗
餌撥轉蘆篷向月明

正堂辨

梅雪爭春未肯降騷人閣筆費評章梅雖遜雪三分
白雪卻輸梅一段香

六愚哲

玉樓金殿鎖瓊枝妃子徒勤舞袖時明露秋光猶不
委暗藏春色幾人知

磐石安

一鍼鍼又一鍼鍼定要鍼它病淺淡痛處一鍼肝膽
見方知割股救人心

梅溪度

九峰因僧問人人盡道請益未審師還拯濟也無
師曰汝道巨嶽還會乏寸土麼曰四海叅尋當爲

何事師曰演若迷頭心自狂曰還有不狂者麼師

曰有曰如何是不狂者師曰突曉途中眼不開

寒谷生洪律全超拯濟功園林變花柳何必待春風

方菴顯

萬里封疆事正愁淵明解印笑封侯歸來故里渾風

月何用勞生更折腰

雪崙果

九峰因僧問盡乾坤都來是箇眼如何是乾坤眼

師曰乾坤在裏許曰乾坤眼何在師曰正是乾坤

眼曰還照矚也無師曰不借三光勢曰既不借三

光勢憑何喚作乾坤眼師曰若不恁麼髑髏前見

鬼人無數

絲來線去話情悰攜手相將入錦叢到底淚腸無限
痛一聲長笛寄秋風山疊疊水重重筆尖珍重點睛
龍墨歷智

許大乾坤一眼睛明頭卻暗暗頭明金鑰若賸纖毫
翳艸動風吹總是兵豁堂出品

退身有路進步曷升重重拈起截鐵斬釘使星三徙
情方恰定國安邦見老成頻吉祥

九峰因僧問古人道因真立妄從妄顯真是否師
曰是曰如何是真心師曰不禿食是曰如何是妄

心師曰攀緣起倒是曰離此二途如何是本體師
曰本體不離曰爲什麼不離師曰不敬功德天誰
嫌黑暗女

是真是妄披金擇沙同門出入宿世冤家方菴顯

九峰示衆常住法身不生不滅僧問既是不生不
滅爲什麼六道輪迴師曰爲有心故曰以何方便
當證法身師曰以虛空心合虛空理曰證後如何
師曰任從三界轉徒聽四生奔又曰會麼曰不會
師曰禮拜著

精金須百煉百煉色不回轉道貴無心無心道卽恢

更深秋夜月古廟香爐灰法身無一物山嶽空崔嵬
南堂靜

九峰因僧問如何是頭師曰開眼不覺曉曰如何
是尾師曰不坐萬年牀曰有頭無尾時如何師曰
終是不貴曰有尾無頭時如何師曰雖飽無力曰
直得頭尾相稱時如何師曰兒孫得力室內不知
博山來云指活路於鄜中舌頭不連著肉披全提於
向上頭顱不拄著天九峰口齒若梭腸自有巧婦鍼
線也所貴者見孫得力室內不知且道不知底是何
事 靈隱禮云洞山明妙叶於正偏四臣咸奉一君

九峰辨貴賤於內紹五子全身歸父殊不知威音那
畔五馬不嘶今世門頭一牛不飲且道雲生碧嶂風
起青萍枯木龍吟髑髏喜笑又作麼生乃卓拄杖云
萬古碧潭空界月再三撈攆始應知

規圓矩方用行舍藏鈍置棲蘆之鳥進退觸藩之羊
喫人家飯臥自家牀雲騰致雨露結爲霜玉線相投
透鍼孔錦絲不斷吐梭腸石女機停兮夜色向午木
人路轉兮月影移央 天童覺

九峰因僧問古人道直得不恁麼來者猶是兒孫
意旨如何師曰古人不謾語曰如何是來底兒孫

師曰猶守珍御在曰如何是父師曰無家可坐無世可與

尊貴天然原不共轉身有路涉途中苔封古殿難尋迹體混諸塵不露踪旋轉華夷皆至化浩然物我總同風舜謨禹蹟渾閒事那見尊家更計功

天岸昇

不立孤危道始不纔居尊貴落今時劫前風月誰人薦化外春光自不知忘朕兆絕機宜寥寥金殿綠苔滋鴻鈞一氣從教轉那更重裁眼上睂

遠菴儂

一簾明月解回踪寧守寒巖異艸封無地卓錫猶墮見沉家湘水未全窮體照盡位方終撲破珊瑚笑石

崇欲識誕生王子父鶴騰霄漢出銀籠

旋菴月

無索泥牛露地討牧童倒騎入荒艸鍊笛一聲天地秋烟霞淡處和衣裊

緣止緣

九峰因僧問一筆丹青爲什麼邈誌公真不得師曰僧繇卻許誌公曰未審僧繇得什麼人證旨卻許誌公師曰烏龜稽首須彌柱

荆山美玉卞人尋至寶無瑕絕見因鐵牛帶子蹋滄海撞月石龜長羽鱗

投子青

台州湧泉景欣禪師石霜諸嗣因僧問如何是相傳底事師曰龍吐長生水魚吞無盡漚曰請師挑砮師

曰插鼓轉船頭棹穿波底月

依依半月沉寒水耿耿三星落碧巖昔日雲巖曾漏
泄金輪王子寶花冠

丹霞淳

湧泉因武宗廢教在院看牛時有彊德二禪客到
於路次見師騎牛不識乃曰蹏角甚分明怎奈騎
者不鑿師驟牛而去二禪客相次憩於樹下煎茶
師下牛與坐乃問近離甚處曰那邊師曰那邊事
作麼生彊提起茶盞師曰此猶是者邊事那邊事
作麼生彊無對師曰莫道騎者不鑿好

保寧勇代泉指參隨人云歸到山中分明舉似寶

壽方云大小湧泉大似南頭失利卻來北頭盤本當
時待道頭角甚分明爭奈騎者不鑿何不下牛向前
搗住云速道速道它若擬議便與劈面一掌卻好云
莫道騎者不鑿好

芳艸蔓蔓豈變秋牧童白牯恣優游異中有路人難
見卻謂騎牛不識牛

丹霞淳

學醫靡不欲方良日久卻成艸藥郎正要索君真藥
看人前未免兩頭忙

履斯巖

湧泉因雪峰來訪乃門送峰入轎了師曰者箇四
人昇那箇幾人昇峰乃聳身起曰道什麼師再問

峰曰行宅不會師曰知卽知祇是道不得
雲居莊云有賓有主全收全放直須識取湧泉雪峰
脫或未然切忌向虛空裏釘橛

宗鑑法林卷六十四終

宗鑑法林卷六十五

集雲堂編

大鑒下六世

潭州雲蓋山志元圓淨禪師

石霜諸嗣

因僧問石霜萬

戶俱閉卽不問萬戶俱開時如何霜曰堂中事作
麼生僧無對經半年方始下一轉語曰無人接得
渠霜曰道卽太煞道祇道得八成曰和尚又且如
何霜曰無人識得渠師聞知乃禮拜乞爲舉霜不
肯師乃抱霜上方丈曰和尚若不道打和尚去在

霜曰得在師頻禮拜霜曰無人識得渠師頓省
翠巖芝云先行不到末後太過 天童覺云穩密田
地忌墮功勳貼肉衣裳會須脫卻宗中辨的量外轉
機須仔細始得同中之異灼然尙帶依稀異中之同
直是難臻妙極還知他石霜父子轉側處麼燒燭玉
人初破夢夜寒青女未登機 天寧琦云或有問永
祚萬戶俱開時如何向他道且喜到來與古人是同
是別 白巖符云脫體無依要見寸絲不挂尊嚴不
犯會須及盡今時者裏毫忽之差則律呂有所不應
矣還知石霜父子穩密處麼方外那許論量

古殿巖開月鎖松霜凝雪露韻無窮星前人臥千峰
室佛祖無因識得儂 投子清

無人接得渠遺逼馬相如果來橋上也記得柱頭書
無人識得渠棋局醉樵夫回頭斧柯爛大海亦成枯
天童覺

寂寂簾垂寶殿虛六宮惟見篆烟疎龍顏畢竟尊嚴
甚誰敢擡眸得覩渠 別奇會

河中南際山僧一禪師 石霜諸嗣到雪峰數日次到玄

沙沙曰此事惟我能知長老作麼生會師曰須知
有不求知者沙曰山頭老漢喫許多辛苦作麼

翠峰顯別際語云雪峰門下幾個如斯

福州覆船山洪薦禪師

石霜諸嗣

因僧問抱璞投師師

還接否師以手拍香臺僧禮拜師曰禮拜則不無

其中事作麼生僧卻拍香臺師曰舌頭不出口

舌頭不出口三三成九九算到香臺邊彼此落人後

月堂昌

覆船因僧問鉤錐不到處請師道師良久僧曰掣
電之機徒勞佇思師曰出格一句汝試道看僧近
前三步卻退後師曰此是出格句即今事作麼生
僧拂袖便出師曰也是天津橋上漢

昭覺勤云者僧渾金璞玉覆船大冶弘開百煉千煅
成一個金剛王寶劍還委悉麼也是天津橋上漢北
斗南頭著眼看

覆船因僧問如何是師子子師曰善哮吼僧拊掌
曰好手好手師曰青天白日卻被鬼迷僧作掀禪
牀勢師便打僧曰驢事未去馬事到來師曰灼然
作家僧拂袖便出師曰將甌盛水擬比大洋

瀛山問云若不是覆船肘後符靈幾被者僧奪卻
竿木逢場戲一回尋常等個作家來雖然雪曲難賡
和笑把巴歌上舞臺

雪關問

倒嶽兮披以鵬翅傾湫兮展以龍鱗天旋地轉左變而右易風生雲起出鬼而入神吾亦不知其靈怪如此曾遊杳冥兮見羽人介旭遐

越州雲門山拯迷寺海晏禪師石霜諸嗣因僧問如何

是密室師曰緊不就曰如何是密室中人師曰不坐上色牛

鹽官尹云鹽官則不然如何是密室十方無壁落如何是密室中人八面絕遮攔

鳳翔府石柱禪師石霜諸嗣師遊方時到洞山因道虔

和尚垂語曰有四種人一人說過佛祖一步行不

得一人行過佛祖一句說不得一人說得行得一人說不得行不得阿那箇是其人師出衆曰一人說過佛祖行不得者祇是無舌不許行一人行過佛祖說不得者祇是無足不許說一人說得行得者祇是箇蓋相稱一人說不得行不得者如斲命求活此是石女兒擔枷帶鎖山曰闍黎分上作麼生師曰該通分上卓卓寧彰山曰祇如海上明公秀又作麼生師曰幻人相逢拊掌呵呵

海底泥牛畊白月雲中木馬驟清風胡僧嬾捧西乾盃半夜乘舟過海東丹霞淳

木人嶺上吹觱篥石女溪邊操短琴是處語言皆合道誰家絃管不傳心

羽尊鵬

張拙秀士

見石霜諸

因禪月大師指參石霜霜問何姓

士曰姓張名拙霜曰覓巧了不可得拙自何來士忽有省乃呈偈曰光明寂照徧河沙凡聖含靈共我家一念不生全體現六根纔動被雲遮斷除煩惱重增病趣向真如亦是邪隨順世緣無罣礙涅槃生死等空花

徑山杲云驢揀溼處溺

潦倒石霜無忌諱當頭一句會提起只因當日老婆

心千古寥寥挂脣齒

佛鑑勸

臚傳不羨擅嘉聲錯認山河作眼睛巧拙一時俱裂

破斷除煩惱病重增

笑翁堪

進前峭壁三千丈退後懸崖幾萬重珍重大唐張拙老鐵錘無孔舞春風

寶葉源

澧州洛浦山元安禪師

夾山會嗣

久爲臨濟侍者一日

辭去濟陞堂曰臨濟門下有箇赤梢鯉魚搖頭擺尾向南方去不知向誰家齏瓮裏淹殺師遊歷罷直往夾山下卓菴經年不訪夾山山脩書令僧馳往師接得便坐卻再展手索僧無對師便打曰歸

去舉似和尚僧回舉似山曰者僧若開書三日內
必來若不開書斯人救不得也師果三日後至見
山不禮拜乃當面叉手而立山曰雞棲鳳巢非其
同類出去師曰自遠趨風乞師一接山曰目前無
闍黎此間無老僧師便喝山曰住住且莫艸艸恩
恩雲月是同溪山各異截斷天下人舌頭卽不無
闍黎怎教無舌人解語師佇思山便打因茲服膺
興化獎代浦云但知作佛莫愁衆生 五祖戒出浦
語云更說道理看便出去 太陽玄代云也要和尚
證明 翠峰顯云者漢可悲可痛鈍置他臨濟他旣

雲月是同我亦溪山各異說什麼無舌人不解語以
坐具劈口便搥夾山若是箇知方漢必然明牕下安
排 昭覺勤云翠峰雖是賊過後張弓不妨與臨濟
雪屈檢點將來令行一半倘若擔荷正法眼藏待伊
道爭教無舌人解語便與掀倒禪牀喝散大衆更待
什麼明牕下安排剔起便行直饒機如掣電眼似流
星辯若懸河卒著手脚不得且道諠譌在甚處乃云
險 東山復云洛浦當時雖無言可對無理可伸其
不知如何踐之行成卒能臥薪嘗膽
無伴石人夜入山雪籠紅頂綠衣寒喝開劫外三峰

秀捧出金襴對日看

投子青

搖頭擺尾赤梢鱗徹底無依解轉身截斷舌頭饒有
術拽回鼻孔妙通神夜明簾外兮風月如晝枯木巖
前兮花卉長春無舌人無舌人正令全提一句新獨
步寰中明了了任從天下樂欣欣

天童覺

前腳不著實後腳卻移步跌倒爛泥中旁人稱怨苦
喚得起來連累汝

石雨方

沉香亭下醉題詩寵辱相連在一時雲月溪山同有

異終身落魄夜郎西

三宜孟

麥浪風生紫電翻騰蛟池上曉春暎當時拔劍能施

勇何待雷聲震海門

嘯月朗

洛浦因僧問供養百千諸佛不如供養一箇無心
道人未審百千諸佛有何過無心道人有何德師
曰一片白雲橫谷口幾多歸鳥盡迷巢

拾得疎慵非覺曉寒山懶惰不知歸聲前一句圓音

美物外三山片月輝

丹霞淳

百千諸佛看彎曲無證無修眼睺眊蹋著未消連底
凍一時認作碧璫琬

佛智裕

故山岌岌鎖寒烟未肯將心輕授傳玉女夜尋無字
印石人遙指月明前

自得暉

洛浦問僧近離甚處曰荆南師曰有一人與麼去
還逢麼曰不逢師曰爲什麼不逢曰若逢卽頭粉
碎師曰闍黎三寸甚密

雲門偃於江西見其僧乃問還有此語否僧云是門
云洛浦倒退三千里

洛浦因僧問如何是一大藏教收不得者師曰雨
滋三艸秀片玉本來暉

畢鉢巖前曉帶春香風時結鷲峰層須知玉像餅中
塔別有輝天鑑地鐙

投子青

洛浦因僧問學人擬歸鄉時如何師曰家破人亾

子歸何處曰恁麼則不歸去也師曰庭前殘雪日
輪消室內遊塵遣誰埽乃示偈曰決志歸鄉去乘
舟泛五湖舉篙星月隱停棹日輪孤解纜離邪岸
張帆出正途到來家蕩盡免作屋中愚

天奇瑞云者僧曠劫孤露所以念念不怠洛浦雖然
冰消瓦解又恐剏建瑯樓外脫牢籠內存經紀不免
更贈一言何故雁飛不到處人被利名牽

太平鄉國路空賒歸興悠悠思莫涯擦手到家何所
有瑠璃寶殿鎖空華

丹霞淳

洛浦因僧問一毫吞盡巨海於中更復何言師曰

家有白澤之圖必無如是妖怪

保福展別云家無白澤之圖必無如是妖怪

巖前雖有雲千頃戶內殊無半夜燈極目危巒今古
秀暮天斜照碧層層

丹霞淳

洛浦因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青嵐覆處
出就藏鋒白月暉時碧潭無影

羣花未發梅先坼萬木凋零柏轉奇雲淡不彰麗月
影烟輕那露引風枝

丹霞淳

隱隱朝曦挂竹牕榴花隔院有餘香簾垂無復晴光
漏牘有輕烟鎖畫堂

二行滿

洛浦因龐居士禮拜起曰仲夏毒熱孟冬薄寒師
曰莫錯曰龐公年老師曰何不寒時道寒熱時道
熱曰患聾作麼師曰放你三十棒曰啞卻我口塞
卻你眼

直下啞卻我口分明塞卻你眼由來洛浦龐公未出
睦州擔板覲面全提照古今冬寒夏熱憑誰揀

靈源清

洛浦上堂孫贖今日收舖去也有卜者出來時有
僧出曰請和尚卜師曰你家爺死僧無語

法眼益代撫掌三下 徑山杲云者僧沒興死卻爺
又被他人撫掌信知禍不單行然洛浦善卜法眼善

斷若仔細思量爻象吉凶二老一時漏逗既占得火
風鼎卦何故斷作地火明夷雲門則不然驀拈拄杖
云孫臧門下死卻郎罷連卓三下云會麼內屬良宮
再求外象又卓三下云千神萬靈萬聖千靈莫順人
情復卓一下云吉凶上卦 金粟元云洛浦開大卜
舖善斷吉凶可惜者僧不還卦錢帶累旁人撫掌今
日者裏則不然孫臧收舖去也有卜者出來忽孝子
出云請和尚卜祇向它道你家爺活大衆它家爺已
死爲甚卻道活豈不聞七十一年名著於鄉善士之
風山高水長

洛浦因僧問祖意教意是同是別師曰日月并輪
暉誰家別有路曰恁麼顯晦殊途是非一槩師曰
但是不亾羊何須泣岐路

月籠松影高低樹日照池心上下天赫赫炎空非卓
午團團秋夜不知圓 丹霞淳

洛浦因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雪覆孤峰峰
不白雨滋石筍筍初生

海底龍吟雲雨潤林間虎嘯谷風清莫言滿路生荆
棘况是貧家少送迎 丹霞淳

洛浦因蛤溪道者相訪師問自從犁溪相別今得

幾年曰和尚猶記得昔時事師曰見說道者總忘
卻年月也曰和尚住持事繁且容仔細看師曰打
卽打會禪漢曰某甲消得師曰道者住山事繁
青龍斯云二老有主有賓有收有放檢點將來總是
互揚家醜弁山今日將條龜毛索子縛作一團拋向
寶珠池浸殺了也還有相救者麼如無煩東禪長老
爲伊解交

者般消息不尋常蟾桂枝枝有遠香昨夜嫦娥呈巧
妙眼睛直上繡鴛鴦

丹霞淳

洛浦因侍者曰肇法師製得四論也甚奇怪師曰

肇公甚奇怪要且不見祖師者無對

清凉欽代云和尚甚處見祖師 雲居錫云甚麼處
是肇公不見祖師處莫是有許多言語麼又云肇公
有多少言語

洛浦因僧問衆手淘金誰是得者師曰拳中舊寶
不揀披沙曰恁麼則展手不逢也師曰莫將鶴唳
擬作鶯囀

淘金豈假披沙得石觸波瀾猶費力露柱三更忽放
光此時未審何人識

丹霞淳

洛浦因僧問諸聖恁麼來將何供養師曰土宿雖

持錫不是婆羅門

閒神枉顧謾嗷嗷壁立門庭萬仞高細切清風陳俎
豆薄剌明月當春醪空施三奠酬來意那討分文買
紙燒一物渾無將底供雪霜橫按有吹毛

天岸昇

洛浦臨寂告衆曰今有一事問汝等若道者箇是
卽頭上安頭若道不是卽斬頭求活第一座曰青
山不舉足日下不挑鐙師曰是甚麼時節作者箇
語話時有彥從上座對曰離此二途請和尚不問
師曰未得更道曰彥從道不盡師曰我不管汝盡
不盡曰彥從無侍者抵對和尚師便休至夜令侍

者喚從問曰闍黎今日抵對甚有道理汝合體得
先師意先師道目前無法意在目前不是目前法
非耳目之所到那句是賓那句是主若擇得出分
付盃袋子曰彥從不會師曰汝合會曰彥從實不
會師喝出乃曰苦苦至明日又僧舉前話問師師
曰慈舟不棹清波上劍峽徒勞放木鵝

報慈遂云且道從上座實不會爲復怕見盃袋子黏
著伊 博山來云將遷化之時託契於兒孫其妙思
天造情懷自別首座彥公大有出身之路奈何老者
難以言句取則若迹解求之未免按圖索馬也

餌雲鉤月釣清津年老心孤未得鱗一曲離騷歸去
後汨羅江上獨醒人

天童覺

紙衣下事不假胞胎懸巖擦手襁褓嬰孩涅槃會上
道場開單傳直指狀元來

南堂靜

數載漁舟江上瀾長竿在手不曾閒錦鱗不遇空勞
力收取絲綸過別灣

元祚裕

袁州府蟠龍山可文禪師

夾山會嗣

因僧問亡僧遷化

後向甚麼處去師曰石牛沿古路日裏夜燈明

無底船行四百洲月光影落淺砂頭泥龍鼓浪爭頭
角萬頃烟波盡放流

頻吉祥

洛京韶山寰普禪師

夾山會嗣

因僧問如何是韶山境

師曰古今猿鳥叫翠色薄烟籠曰如何是境中人

師曰退後看

最好韶山境烟籠翠色輕欲描描未就猿鳥一聲聲

石溪月

韶山因遵布衲訪師在山下相見遵問韶山路向
什麼處去師以手指曰鳴那青青黯黯處去遵近
前把住曰久嚮韶山莫便是否師曰是卽是闍黎
有甚麼事曰擬申一問師還答否師曰看君不是
金牙作爭解彎弓射尉遲曰鳳凰直入烟霄去誰

怕林間野雀兒師曰當軒畫鼓從君擊試展家風
似老僧曰一句迴超千聖外松蘿不與月輪齊師
曰饒君直出威音外猶較韶山半月程曰過在甚
處師曰侗儻之辭時人知有曰恁麼則真玉泥中
異不撥萬機塵師曰魯般門下徒施巧妙曰學人
祇恁麼未審師意如何師曰玉女夜拋梭織錦於
西舍曰莫便是和尚家風也無師曰耕夫製玉漏
不是行家作曰此猶是文言如何是和尚家風師
曰橫身當宇宙誰是出頭人遵無語師遂同歸山
纔人事了師名近前曰闍黎有衝天之氣老僧有

入地之謀闍黎橫吞巨海老僧背負須彌闍黎按
劍上來老僧捩槍相待向上一路速道速道曰明
鏡當臺請師一鑿師曰不鑿曰爲甚不鑿師曰水
淺無魚徒勞下釣遵無語師便打

黃龍新云好打者般漢打殺百千萬個有甚麼過當
時若在黃龍手裏棒折也未放過在何山珣云布
漫天網打鳳羅龍主則琢玉鏤冰賓則攢花簇錦當
機不讓覲面爭先結角螺文互存互奪諸方咸謂好
手手中呈好手還端的也無若約慧日見處遵布衲
若能慎初護末待韶山指出路頭驟步便升堂奧管

取明牕下安排非惟截斷葛藤亦免上他鉤線何也
一著不到處滿盤空用心 天童華云死心和尚一
期大驚小怪殊不知韶山自遭布衲毒手之後至今
無人檢點得出且道請譌在什麼處

趨時適變隨物窮通鴻鵠之氣誰辨雌雄韓侯未遇
布衲家風三秦席卷非無計忠義何勞憶蒯通

方菴顯

相逢狹路神機絕一似雷崩兼電掣彷彿狂瀾經百
折郢斤施基箭設鵲眼龍睛難辨別相如車避廉將
軍一任時人判優劣

旅菴月

青青黯黯客情賒妙展雄機驗作家收拾杖藜歸去

也免教月下弄琵琶

益然濟

韶山因僧問是非不到處還有句也無師曰有曰
是什麼句師曰一片白雲不露醜

天童覺云通身回互不觸尊嚴退位旁提要當宛轉
還見韶山相爲處麼盡力推爺向裏頭 東山復云
韶山可謂打落楚天月摘去漢地星等閒道出一句
藏鋒不露檢點將來猶未剝絕今日有問是非不到
處還有句也無直云無爲甚麼無但云秋水長天一
色落霞孤鶩齊飛

白雲不到中峰頂滿目烟蘿景象殊一句曲含千古

調萬重青碧月來初 投子青

獨向滄溟截衆流等閒舞棹擲金鉤白雲不露烟波

闊橫笛一聲天地秋 木菴承

一片孤雲不露醜白雲兒倚青山父鶴巢露滴夢初

回新月半鉤昇萬戶 自得暉

韶山因白頭因叅師曰莫是多口白頭因麼曰不敢師曰有多少口曰通身是師曰尋常向什麼處
屙曰向韶山口裏屙師曰有韶山口卽得無韶山口向甚處屙因無語師便打

雲門偃云者話墮阿師放你三十棒又云將謂是師

子兒又云韶山今日瓦解冰消 翠峰顯云從來疑

著韶山 愚菴孟云撥草傷蛇惹火燒身恁麼人處

處有之因禪多口直得閉殺韶山無口直得屙殺

清化囁云因白頭通身是口不奈韶山一屙何

韶山因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絕頂無根艸
無風葉自搖

妙峰孤頂偏肥膩天產靈苗不觸地翠葉無風常自

搖清香那逐春光媚 丹霞淳

韶山因僧叅禮拜起立師曰大材藏拙戶僧過一
邊立師曰喪卻棟梁材

城山洽云前箭猶自可後箭射人淡

义手須知已隔津更重進步轉漂淪頑銅若作黃金

貨祇可瞞它無眼人 丹霞淳

三月桃花水滿灘錦鱗爭躍禹門關難禁白浪滔天

涌卻使悠悠點額還 浹水洽

洪州上藍令超禪師 夾山會嗣 因僧問如何是上藍本

分事師曰不從千聖借豈向萬機求曰不借不求

時如何師曰不可拈放闍黎手裏得麼

一片靈明本妙圓箇中非正亦非偏寶峰瑞艸無根

蒂不待春工色自鮮 丹霞淳

上藍因僧問善財見文殊後因甚卻往南方師曰

學憑入室知乃方通曰爲甚麼彌勒卻遣見文殊

師曰道曠無涯逢人不盡

天寧琦云奇特中奇特玄妙中玄妙達法源底須是

上藍始得祖師門下直是未在此

鄆州四禪禪師 夾山會嗣 因僧問古人有請不背今請

和尚入井還去也無師曰淡淡無別源飲者消諸

渴

曹溪源派古之今意識徒將度淺淡淡好是昔人遊戲

處雖然入井不會沉 丹霞淳

太原海湖禪師

夾山會嗣

因有人請灌頂三藏供養敷

座訖師乃就彼位坐時有雲涉座主問曰和尚甚

麼年行道師曰座主近前來涉近前師曰祇如憍

陳如是甚麼年行道涉茫然師喝曰者屎牀鬼

多是從人學得來一生空把口胡開欲窮此片虛明

地七佛已前總不該

丹霞淨

鳳翔府天蓋山幽禪師

夾山會嗣

有一院名無垢淨光

有人問既是無垢淨光爲甚麼卻造浴室僧無語

請師代師曰三秋明月夜不是騁團圓

雖然答盡淡淡意爭奈投機句未親欲會本來無垢

底更須入水見長人

丹霞淳

蘄州三角山令珪禪師

清平遵嗣

因僧問如何是佛師

曰明日來向汝道如今不道

傷心欲問前朝事惟見江流去不回日暮東風春草

綠鷓鴣飛上越王臺

頰吉祥

桐城投子感溫禪師

投子同嗣

因僧問父不投爲甚麼

卻投子師曰豈是別人屋裏事曰父與子還屬功

也無師曰不屬曰不屬功底如何師曰父子各自

脫曰爲甚麼如此師曰汝與我會

龍歸萬頃滄浪窟鶴宿千年澗底松月照淡烟秋色

杳清光已透玉簾櫳

頰吉祥

投子遊山次見蟬蛻侍者問殼在者裏蟬向甚麼處去師拈蟬殼就其耳畔作蟬鳴聲者有省

輕薄寒蟬殼枯乾敗葉形拈來臨耳畔連噪兩三聲

南堂靜

明明腳蹋五須彌道是神通孰信誰翻不如它蟬殼子一聲喚醒屎牀兒

懿山德

福州牛頭微禪師

投子同嗣

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

曰山畚脫粟飯野菜淡黃齋曰忽遇上上客來又作麼生師曰喫卽從君喫不喫任東西

瀛山闇云生鐵鑄心肝打得丁當響

宗鑑法林卷六十五

終

宗鑑法林卷六十六

集雲堂編

大鑑下七世

洪州鳳棲山同安丕禪師

雲居膺嗣

僧問如何是和尚

家風師曰金雞抱子歸霄漢玉兔懷胎向紫微曰
忽遇客來將何祇待師曰金果朝來猿摘去玉花
晚後鳳銜歸

廣福勤云廣福則不然有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向他
道翠竹叢中歌款乃碧巖深處臥烟蘿忽遇客來將

何祇待沒底籃兒盛皓月無心盃子貯清風 徑山
杲云同安家風不妨奇怪徑山要且不然有問如何
是和尚家風但向道齋時一鉢和羅飯禪道是非總
不知客來將何祇待蒸餅飴飴 天寧琦云正偏回
互不犯鋒鋟問答縱橫惟明尊貴同安老人慣得其
便或有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向道鉢盂滿饌子客來
如何祇待飯後一杯茶 天童恣云同安十分奇怪
妙喜一味尋常從上家風但祇恁麼達磨一宗掃土
而盡如今有問如何是和尚家風爛研巴豆三千顆
瀉卻諸方五味禪客來又如何換骨洗腸重整頓通

身手眼更須參 紫梅周云同安家風太殺富貴要

且無衲僧氣味者裏則不然忽有問如何是和尚家
風但對道鬱鬱長松盤翠蓋林林修竹結青垣忽遇
客來將何祇待齋時炊燕麥午後點麤茶 鳳山啓
云同安老祖富同金谷俠比孟嘗雖則賣弄祖父家
風未免糜費常住脫有問妙叶家風向他道鉏翻碧
落雲千頃消受青山月一瓢客來將何款待祇有家
常飯殊無五味香

日午烟凝山突兀夜央天淡月嬋娟混然寂照寒宵
永明暗圓融未兆前

丹霞淳

尺素如殘雪結成雙鯉魚要知心裏事看取腹中書
方菴顯

白玉階前金鳳舞黃金殿上玉雞鳴正中來與兼中
到昨夜雪淡月正明
雪巖欽

古寺烟籠最上峰夜淡誰在扣金鐘聲聲韻出威音
外石女歸來月正中
唯岑嶷

黃閣簾垂氣象殊紫羅帳合家風足析梅檀片片皆
香碎珪璋塵塵是玉暗穿玉線錦重重密度金鍼花
簇簇繡出鴛鴦到處飛金雞啄破琉璃窟
寒松操
玉戶淡沉少送迎御街饒見綠苔侵簷前雖有春光

媚室內殊無絲竹音

懷清海

同安看經次見僧來叅遂以衣袖蓋卻頭僧近前
作弔慰勢師放下衣袖提起經曰會麼僧卻以衣
袖蓋卻頭師曰蒼天蒼天

寶壽方云兩個漢大似名門老將遇著孫武子家兒
孫自然縱奪可觀互換有準雖然笑殺釣魚臺上客
有分在

同安因僧問依經解意三世佛寃離經一字卽同
魔說此理如何師曰孤峰迴秀不挂烟蘿片月行
空白雲自異

雲自高飛水自流海天空闊漾孤舟夜淡不向蘆灣
宿迴出中間與兩頭

丹霞淳

乘興前來漾小舟東西不犯水悠悠好看十二橋頭
月山色湖光夜最幽

晴雲啓

落花流水兩無情送盡東風過洛城款乃一聲烟嶂
外風光占斲有誰爭

月广屏

同安因新到叅問甚處來曰湖南師曰還知同安
者裏風雲體道花檻璿璣麼曰知師曰非公境界
僧便喝師曰短販樵人徒誇書劍僧擬進語師曰
劍甲未施賊身已露

百丈泐云者僧祇知貪程不覺錯路同安善於接機
卻費許多周折百丈則不然問他甚處來云湖南便
云劍甲未施賊身已露不特令者僧慶快平生亦免
使諸人話墮

秋風入袂骨毛寒瘦損園林不耐看已是淒清情十
倍難禁風雨又摧殘

白巖符

南塘旅客秋淺清夜淡綠蘋風不生蓮花受露重如
睡斜月起動鴛鴦聲

鐵帆船

同安臨終上堂多子塔前宗子秀五老峰前事若
何如是三舉衆無對者同安志出曰夜明簾外排

班立萬里謠道太平師曰須是者驢漢始得
白巖符云先同安鉢袋子分付不得個人到臨末梢
頭尤切切也求賢之急亦至矣志老與麼應對雖不
失其爲宗旨然未審還恰他意也無若不恰他意他
又道須是者驢漢始得若恰他意怎奈三十代後有
個白巖不冑

年老思兒倚翠樓重重烟樹望中愁人來接得平安
信忙把珠簾倒上鉤天鐸思

克家誰可繼箕裘臨老垂竿煞有由明暗雙雙機契
處皇華猶得壯千秋白巖符

廬山歸宗懷惲禪師雲居膺嗣因僧問截水停輪時如
何師曰磨不轉

截水停輪話已圓借婆衫子拜婆年後人不見歸宗
老往往思量石二邊佛印元

千尋竿上翻筋斗大海波心擲釣鉤大抵還他肌骨
好不塗紅粉也風流南華昂

大用縱橫掣電機爍迦羅眼尚膠黏迷途夢裏爭唇
吻卻憶隨他去一回夢菴信

池州嵇山章禪師雲居膺嗣在投子作柴頭一日侍投
子同喫茶次子舉茶盃曰森羅萬象總在裏許師

遂將茶潑卻曰森羅萬象在什麼處子曰可惜一盃茶

明招謙云嵇山未潑茶前合下得什麼語免他道可惜一盃茶

杭州佛日本空禪師雲居膺嗣叅夾山入方丈纔至階

前山便問甚處來師曰雲居來曰卽今在什麼處

師曰在夾山頂顛上曰老僧行年在坎五鬼臨身

師擬上階山曰三道寶階從何而上師曰三道寶

階曲爲今時向上一路請師直指山便揖師乃上

階禮拜山問闍黎與什麼人同行師曰木上座曰

何不來相看老僧師曰和尚看它有分曰在甚處

師曰在堂中山便同師下到堂中師遂取拄杖擲

山面前山曰莫從天台得否師曰非五嶽之所生

曰莫從須彌得否師曰月宮亦不逢曰恁麼則從

人得也師曰自己尚是冤家從人得堪作什麼山

曰冷灰裏有一粒豆爆

寶壽方云本公一酬一對大有來由不愧爲雲居嫡

子敲磕將來不無話作兩橛當時待問木上座在甚

處何不向道某甲乍到勞倦別日再來呈似拂袖便

出夾山眼裏有睛自當大開東閣卻乃云在堂中衲

僧分上成得個什麼

歙州朱溪謙禪師

雲居膺嗣

韶國師行腳時叅值犬齧

靈鼠韶便問是什麼聲師曰犬齧靈鼠聲曰既是

靈鼠因甚麼被犬齧師曰齧殺也韶曰好箇犬師

便打韶曰莫打某甲話在師休去

昭覺勤云朱溪八面受敵固宜委曲接人國師一著

當機未免承虛接響當時待他道莫打某甲話在但

向道已後須遇人始得

鍼頭削鐵佛面刮金無處若有出手便驚

月堂昌

鼠既不靈官馬相蹋借便乘風廝挨廝拶干戈中立

太平基凜凜嘉聲振蘭若

佛燈珣

朱溪問僧甚處來曰廣南來師曰彼中還有奇特

尊宿麼曰奇特尊宿并無人說著祇有一人太無

慙愧師曰誰僧便指師師曰果然無慙愧曰若不

是朱溪時人因措師以手掩鼻僧近前師便打僧

曰恰是師曰老僧住持事繁僧拂袖便出師呵呵

大笑曰盤陀石上藕

亂走到家來到家便亂走捉得玉麒麟齧斷別人手

月堂昌

問著奇特尊宿指出無慙愧漢力戰當場彩旗撩亂

頭尾兩全始終一貫蟠桃一熟三千年藕生石上誰
親見 佛燈珣

撥艸瞻風客機鋒劈箭來盤陀石上藕一夜鐵花開
方菴顯

黃河九曲三三轉青艸池塘六六灣彼此二途俱涉
險徒教累得骨骸酸 思懶融

雲居山第二世道簡禪師 雲居膺嗣 因僧問孤峰獨宿

時如何師曰閒著七間僧堂不宿阿誰教你孤峰
獨宿

法爾非修本十成平常酬答最分明端然指出長安

道無奈遊人不肯行 丹霞淳

豁開萬仞巖劈面通消息一條白練飛界破青山色
率菴琮

堂奧雖淡無鎖鑰包容大地與山河艸窠裏輓人多
少喚不回頭爭奈何 無文粲

雲居因僧問路逢猛虎時如何師曰千人萬人不
逢如何卻是你逢

不搽紅粉色不挂綠羅衣一般閒態度淡墨畫蛾眉
率菴琮

仙都自古異凡阿淺水明沙趣便多不羨玉堂公子

氣飛樓涌殿政方苛 寒潮濤

雲居因僧問如何是朱頂王菩薩師曰問者赤頭漢作麼

高菴悟云者個便是超宗越格底事直是無你會處須是悟了更能踐履始得諸人還明得麼乃頌

朱頂王菩薩元是赤頭漢驚怪李三黑一生祇賣炭新羅雲住禪師 雲居膺嗣 僧問如何是諸佛師師曰文殊聳耳

無相光中未兆身清虛渺邈豈為鄰一輪明月當軒照玉殿蕭蕭不見人 丹霞淳

禁殿苔生耗不通更淡簾挂月明中龍牀慵臥忘尊

貴佛祖無因拜下風 天愚寶

撫州金峰玄明從志禪師 曹山寂嗣 上堂事存函蓋合

理應箭鋒拄還有人道得麼若有人道得金峰分半院與它住時有僧出禮拜師曰相見易得好共

住難為情便下座

天童覺云重賞之下必有勇夫者僧擬於強取金峰卻又不甘還知蚌鷁相持總落漁人之手麼若也辨

得函蓋箭鋒金峰一院兩手分付 寶壽新云金峰將個破院子看得活寶相似放又恐放去捏又怕捏

殺當時者僧若是個漢待道有人道得金峰分半院
與他住便好掀倒禪牀喝散大眾管教一院兩廊雙
手分付還有旁不甘底麼出來與金峰作主

紫霞嶺上覓漁父銀浪堆中遇樵客赤霄曾奉楚王
筵白璧奪歸趙氏掖個是雄雄貌粹奇蹋轉雲林施
棒喝施棒喝笑破春風無浪拍

林阜豫

金峰因僧侍次乃曰舉一則因緣汝第一不得亂
會僧曰請和尚舉師豎起拂子僧良久師曰知道
闍黎亂會僧以目視東西師曰雪上更加霜

昭覺勤云金峰起模畫樣者僧好肉剗瘡不惟雪上

加霜亦且將錯就錯山僧亦有一則機緣祇是不舉
向諸人何故六耳不同謀 清化噫云古洞雲興碧
潭霧起金峰老漢不合教壞人家男女怎如山僧者
裏全無一些佛法道理

金峰拈枕示衆一切人喚作枕子金峰道不是有
僧曰未審和尚喚作什麼師拈起枕子僧曰恁麼
則依而行之師曰你喚作甚麼曰枕子師曰落在
金峰窠窟裏

法雲秀云買賣不相當牛頭南馬頭北與麼說話也
未出得金峰窠窟在畢竟如何心不負人面無慙色

雲蓋本云賣寶遇著瞎波斯 昭覺勤云渾圖無
縫罅綿密不通風畫也畫不成描也描不就喚作枕
子固是落在金峰窠窟裏直饒不喚作枕头亦未免
落在金峰窠窟裏且作麼生出得金峰窠窟識取鉤
頭意莫認定盤星

金峰窠裏絕諸譎枕头拈來會得麼回雁一聲春夢

斷始知身世悟南柯

方菴顯

渾圖拈起好風規石火明明已較遲不落金峰窠窟
裏會須赤手討便宜

石溪月

金峰因僧問訊次乃把住曰輒不得向人道我有

一則因緣舉似你僧作聽勢師與一掌僧曰爲什
麼打某甲師曰我要者話行

明昭謙云可惜許金峰好一則因緣被者僧踢卻若
要話行者一掌須是金峰自喫始得 昭覺勤云六
耳不同謀 獅吼振云沒量大人盡向語默裏轉卻
若是個漢待金峰恁麼道掩耳便行非但金峰一掌
無下手處管取者老漢倒疑三十年

金峰因僧問金杯滿酌時如何師曰金峰不勝酪

酏

昭覺勤云承言會宗明機普應則不無金峰仔細檢

點將來也大漏逗若有問蔣山金杯滿酌時如何但
云山僧自來天戒

金峰因僧問是身無知如木土瓦石此意如何師
下禪牀扭僧耳僧負痛作聲師曰今日始捉著箇
無知漢僧作禮出去師名闍黎僧回首師曰若到
堂中不可舉著曰何故師曰大有人笑金峰老婆
心

南山寶云殺人刀活人劍在金峰慣得其妙怎奈者
僧貪觀天上月失卻手中橈當時若是個漢待伊擬
下禪牀便與一啐管取金峰作伎倆不成

扁舟劃斷曉江雲一曲高歌遠送君驚起灘頭野鴨
子海天飛去不成羣

西巖惠

是身土木無知漢忍痛聲中一皺眉好是南山射石
虎縱饒沒羽亦徒爲

石溪月

清機歷掌中成始又成終韻出雲霄外還他嶽頂松
思懶融

魯酒尊魚次第排清晨門外候君來及乎日落音猶
杳祇得含羞掩面回

紫瑀岷

金峰上堂我若舉來又恐遭人唇吻如不舉來又
恐遭人怪笑於其中閒如何卽是有僧纔出師便

歸方丈至晚有僧請益曰和尚今日垂語有僧問
爲甚麼不答話師曰大似失錢遭罪

萬安嚴云良駒不待搖鞭俊鶻豈打臥兔金峰抑不
得已如隔窗弄馬騎相似者僧眼孔纔定動早已被
他收拾場戶了所以佛法付英靈漢爲甚金峰卻道
失錢遭罪還知麼賣金不遇買金人撒向閻浮如糞
土卓拄杖

金峰一日見僧來便起身僧便出去師曰恰共昨
日那師僧見解不別僧遂回曰昨日僧道什麼師
曰恰與麼問曰知道金峰有眼師曰金峰且置你

今何處喫飯曰道著卽不中師曰與麼則無來處
也曰金峰心堪作什麼師曰金峰問僧不曾弱它
就中闍黎無話會處曰豈是分外師曰小慈做大
慈

昭覺勤云鉤頭香餌放去收來衝浪錦鱗搖頭振鬣
雖是金峰不曾弱他奈者僧承機自弱還會麼小慈
做大慈

金峰見駢道者來擎起經作攬衣勢以目視之駢
提坐具以目視師師曰一切人道你會禪曰和尚
作麼生師曰艸賊大敗

龍起滄海虎出林端直下來也急著眼看

石溪月

金峰上堂老僧二十年前有老婆心二十年後無老婆心僧問如何是二十年前有老婆心師曰問凡答凡問聖答聖曰如何是二十年後無老婆心師曰問凡不答凡問聖不答聖

天童傑云烏巨當時若見但冷笑兩聲者老漢若瞥地自然不墮聖凡窠曰報恩琇云金峰可謂得向上鉗錘不落時人窠窟然檢點將來也是自倒自起壽昌浩云金峰老漢續密處水泄不通疎頑時隨邪逐惡者僧貪他香餌未免墮在聖凡窠窟裏百劫

千生出身無路與國今日平高就下買帽相頭莫謂山僧爲你說老婆禪好喝一喝石鼓滋云金峰雖具移腔別調底手段尚無指疵奪璧底機謀終不免打作兩橛老僧者裏則不然二十年前有老婆心饑飡渴飲二十年後無老婆心渴飲饑飡

金峰因僧問四海晏清時如何師曰猶是階下漢四海烟塵已晏然當軒皓月照人寒大功不賜將軍賞寶馬金槍頓懶看

丹霞淳

化外來賓事可安將軍不重寶花冠功成身退全無力回首塵中毛骨寒

伴我侶

金峰問僧甚處來曰東國來師曰作麼生過得金峰關曰公驗分明師曰試呈似金峰看僧展兩手師曰金峰關從來無人過得曰和尚過得麼師曰波斯喫胡椒

仰山欽云過關須是透關眼守關須是把關人金峰不覺瞌睡致被者僧衝突雖然蕩蕩一條官驛路晨昏曾不禁人行

金峰於僧堂喫餅次自拈一枚餅從上版頭轉一布大衆見一時合掌師曰縱饒你十分起手也祇得一半至晚有僧請益曰今日行餅祇得一半請

和尚全道師作拈餅勢復曰會麼曰不會師曰金峰也祇得一半

金峰餬餅祇許一半若要完全後五日看

方菴顯

金峰因僧辭師問何處去曰不敢妄通消息師曰若到諸方切忌道著金峰爲人處曰已領尊旨師曰忽有人問你作麼生僧提起袈裟角師曰捷弱於闍黎

巨音選云大小金峰不妨爲人徹困檢點將來卻被者僧惑亂山僧者裏事無一向九十日已來與諸人行共行坐共坐如今事不獲已放一線道擬共諸人

說一上佛法爭奈不是時節雖然如是且道山僧還有爲人處麼

撫州曹山慧霞禪師

曹山寂嗣

僧問佛未出世時如何

師曰曹山不如曰出世後如何師曰不如曹山

五祖演云若以世諦觀之曹山合喫二十棒若以祖道觀之白雲合喫二十棒雖然如是棒頭有眼兩人中一人全肯一人全不肯若檢點得出許你具半隻眼 天童覺云佛與曹山主賓互換出世不出世各具一隻眼未有常行而不住未有常住而不行還會麼幽洞豈拘關鎖意縱橫不涉兩頭機 報恩秀云

曹山不如自攜瓶去沽村酒不如曹山卻著衫來作主人天童拈處不礙裂開萬松著語何妨捏聚佛與曹山主賓和合出世不出世雙眼圓明終日在途中不離家舍終日在家舍不離途中還會麼雲生洞口還歸洞密密金刀剪不開 天寧琦云大小曹山口甜心苦若有問壽山佛未出世時如何好出世後如何好與他二個好且聽一生叅 壽昌浩云正偏妙叶還他本分宗師就裏明機須是當場有準若有問山僧佛未出世時如何水足艸足出世後如何牽犁拽耙何故雲散家家月春來處處花 法林音云轉

功就位轉位就功裂開捏聚正偏圓融曹山天童報
恩三大老各有長處法林更資一路佛未出世時如
何勘破了也出世後如何勘破了也雖然莫將閒學
解埋沒祖師機

日隱青山瑞氣高梧藏丹鳳覷無聊無端石馬潭中
過驚起泥龍翻海潮

投子青

古木靈巢鶴夢迷崑崙白象倒騎歸魚鱗水漲舟橫
岸羊角風生花落蹊

湛堂淡

曹山不如花根本艷不如曹山虎體元斑江南地暖
塞北春寒一把柳絲收不得和烟搭在玉欄杆

石菴
珞

曹山不如是馬非驢不如曹山虎不食斑龍吟霧起
虎嘯風寒達觀之士兮一見便見中下之機兮千山
萬山瘡病不假驢馱藥延齡何用九還丹

辛菴儔

清標隱隱紫微寒仰望令人神欲刪無奈彩雲更飄
縵夜淡空倚玉欄杆

位中符

萬斛煙雲受用奇雙眉日向額堂垂因思途路波吒
者爭似淡山種紫芝

直指南

銀盆盛雪色難別蘆藏鷺鷥類莫窺對對玉鷄啼午
夜共覘紫氣鎖彤墀

如崙正

鍼劄不入斧斫不開身是箭垛口是禍胎顛酒曹山

醉未醒朝遊南嶽暮天台

巨音選

曹山因僧侍立師曰道者可煞熱曰是師曰祇如熱向甚處迴避曰向鑊湯爐炭裏迴避師曰祇如鑊湯爐炭又作麼生迴避曰衆苦不能到

昭覺勤云回機轉位宛爾通方直下似臘月蓮花雖然如是斬釘截鐵更饒一路或有問山僧恁麼熱向甚處迴避祇向他道鑊湯爐炭裏迴避鑊湯爐炭裏如何迴避向道熱殺也且道還有爲人處也無資福侶云親切提持圓融自在還他曹山然檢點將來尚存意路者裏則不然有問鑊湯爐炭裏作麼生迴

避向他道知汝信不及 洞山度云祇如鑊湯爐炭裏苦不可言因甚道衆苦不能到還知古人落處也無若知寒則普天普地寒熱則普天普地熱者裏會得更須知有向上一竅其或未然祇知事逐眼前過不覺老從頭上來

崑崙片玉火中潤碧落孤蟾水底圓一念翛然無異色任從滄海變桑田

丹霞淳

衆苦不能到特地好乾坤風光都買盡不費錢一文

枯禪鏡

賀家湖上天華寺一一軒窗面水開不是閉門防俗

客愛閒能有幾人來

天目禮

瞎卻頂門三隻眼鑊湯爐炭裏優遊若言衆苦不能到端的何曾有地頭

少室睦

萬仞洪巖勢通天峻嶒怪石鎖雲煙不知誰是忘機者撒手無依得自然

直指南

曹山因僧問四山相逼時如何師曰曹山在裏許曰還求出也無師曰在裏許卽求出

瀛山闇云潦倒曹山被者僧拶得立地尿出白巖符云與麼答話大似自語相違我若作曹山待道還求出也無不求出爲什麼不求出卻向道是他受用

慣常

撫州荷玉山玄悟光慧禪師

曹山寂嗣

僧問如何是西

來的的意師曰不禮拜更待何時

虛堂寂寂夜淡寒攜得瑤琴月下彈不是知音徒側耳悲風流水豈相干

丹霞淳

衡州常寧縣育王山弘通禪師

曹山寂嗣

僧問如何是

和尚家風師曰渾身不值五文錢曰太恁貧寒生師曰古代如是曰如何施設師曰隨家豐儉

祖代家風沒一文清貧中更是清貧著衣喫飯隨豐儉物物頭頭用最親

丹霞淳

蜀州西禪禪師曹山僧問如何是非思量處師曰誰見虛空夜點頭

一點靈明六不收昭然何用更凝眸箇中消息人難委獨有虛空暗點頭

丹霞淳

宗鑑法林卷六十六

終

